

文史资料选辑

上海解放三十周年纪念专辑

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44245/16

编辑说明

本会这次编印《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承本市和全国各地同志大力支持，在百忙中为我们积极搜集、整理、撰写稿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这种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编印《专辑》，分上、中、下三册出版，限于篇幅，来稿未能全部收入，今后将陆续选入《文史资料选辑》刊载，或存备参考。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掌握的历史资料撰写出来，并在工作上给我们大力支持。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目 录

一场军政全胜的战争·····	聂凤智 (1)
趁敌不备, 攻克杨行·····	王立和 (11)
苏州河北的战斗·····	张兆源 (14)
回忆陈毅同志对城市建设的关怀·····	叶进明 (17)
怀念刘长胜同志·····	韩慧如 (40)
江南造船厂工人的斗争·····	金宝华 (43)
煤气工人护厂斗争·····	乐嘉钦、杨伟信 (56)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店职员的斗争 ·····	陆志仁、周炳坤、蔡东园 (59)
准备力量, 迎接解放 ——江海关职工护关斗争片断·····	王致中 (81)
新新公司职工检举汉奸李泽·····	韩武成、万其汀、梁仁阶 (88)
劝工大楼事件·····	沈秉康、杨关林、陈鼎龙 (99)
战斗在南京路上的百货业职工 ·····	周炳坤、赵永明、陶志泉、唐铁海 (117)
六联战斗在敌人的金融中心·····	沈春鸿 (126)
老虎口开米店·····	刘志荣 (142)
市府大厦里的斗争·····	梁廷锦、程子佳、王伟鼎 (148)
接管上海民政系统的斗争·····	屠基远 (160)

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	程绪珂 (170)
上海大教联的组织内容和斗争方式.....	蔡尚思 (178)
大教联民主斗争概略.....	漆琪生 (184)
回忆大教联.....	郭绍虞 (192)
报童的战斗.....	屠国良 (195)
从黑夜到黎明.....	许 寅 (202)
三·八节的斗争.....	包仁宝 (207)
余姚路棚户区迎接解放的斗争.....	方信瑜 (210)
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田云樵 (218)
策动伪警备大队机动车队反正.....	刘燕如 (227)
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经过.....	舒 忻 (234)
弃暗投明迎解放.....	吴兆洪遗著 (245)

一场军政全胜的战争

聂凤智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克南京、杭州以后，又发动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这次战役总的要求是消灭敌人，保全城市，打一个军政全胜的漂亮仗。我当时负责二十七军的工作，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兄弟部队的大力协助下，在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配合下，经过全军指战员三昼夜的奋战，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起来，有许多事还记忆犹新。

一、瓮中捉鳖

战役发动后，我各路大军沿沪宁、沪杭两铁路线和各条公路，向上海迅猛挺进。蒋介石预感末日来临，纠合二十余万残兵败将于淞沪地区，并亲自到上海命令伪淞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不惜把整个上海和六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全部毁灭，也要“死守六个月到一年”。汤恩伯一面对上海人民加紧血腥镇压，阴谋拆迁工厂，搬运物资，一面强迫士兵在上海外围凭借纵深数十里的所谓“永久性防御工事”，负隅顽抗，妄图阻挡我军前进。

当时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确定了将敌人主力消灭于外围的战术原则。在兵力部署上，由兄弟部队在市区外围分东西两线迅速

摧毁敌军工事，击溃守敌，会师于吴淞江口。象一把巨大的铁钳，截断敌人从海上逃走的退路，迫使敌人龟缩在市区和江湾、吴淞、高桥一带。我军则乘胜突入市区，肃清残敌，完成瓮中捉鳖、解放城市的任务。

五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进攻浦东的兄弟部队连克新场、周浦、三林塘、祝家桥、川沙等地，直捣高桥镇。真如方面的敌人，在我西线兵团的进逼下，从罗店、月浦、刘行、南翔一带向大场、吴淞节节败退。到五月二十四日，上海外围的城镇据点，相继为我军攻克，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敌人的所谓“永久性防御工事”，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被我们的山炮、野炮、榴弹炮打得稀烂，蒋介石“死守六个月到一年”的幻想彻底破灭。

在东线兵团指挥下，我们军和当时配属我军指挥的兄弟部队的一个师，在上海西南方向攻克七宝、泗泾镇以后，于二十四日下午占领了虹桥飞机场，从西、南两面紧逼市区边缘。这时根据党委分工，政委和参谋长率领第二梯队，负责与上级党联系和掌握各项城市政策，我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等同志组织了前沿指挥所，并于二十四日傍晚进驻西郊虹桥路。

当夜九时，从吴淞口方向传来了全线总攻的隆隆炮声，我们军前沿阵地上也响起了剧烈的枪声。我兴奋地拿起电话筒接通前沿师指挥所，找到师长肖镜海同志。我问“部队打得怎样？”他说：“冲进去了，军长！”我再问一句“冲进去了？”他说：“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延安路）向市中心区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他笑了一阵以后又说：“我们的指挥所马上就要搬进市区去了。”接着，其他各师先后打来电话报告进入市区情况。这时，南起徐家汇，北抵苏州河，敌人的防线全部

被我军突破，开始了市区巷战。这些消息，给我带来了象以往每次战斗胜利时那样的兴奋，同时也带给我以往战斗胜利中不曾有过的喜悦。因为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在上海敲骨吸髓地进行搜刮，残暴地实行法西斯专政，使六百万上海同胞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天在人民子弟兵的强大攻势下，反动军队土崩瓦解，英雄的上海城市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这怎能不使我心情格外激动。但是，想起毛泽东同志“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教导和这次作战必须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全城市的任务，我和仲曦东同志分别在电话中对各师特别嘱咐，一定要尽快插到市中心去，不给敌人一分钟的喘息时间，不让敌人有破坏市区的任何机会。

由于上海人口多，建筑物密集，为了避免战火对城市的损坏和对市民的伤害，我们在进入市区前，决定采用快速跃进，勇猛穿插，大胆迂回包围的战术，极力避免逐楼逐屋、一街一巷的争夺。因此，在市区战斗中，敌人被我军穿插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除在少数主要街道，敌人曾以坦克、装甲车向我反击外，其余守在街头、广场用麻包、铁丝网掩护的敌人，完全丧失进行有组织反抗的能力。即使守在高楼大厦的敌人，虽是整营整团，有的还配备坦克、装甲车，但在我军神速推进下，被分割包围，也很快解决了。到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仅仅经过四个小时战斗，苏州河南市区已经全部解放。许多战士风趣地说，“瓮中捉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现在就等打过河去直捣黄龙。”

二、投鼠忌器

苏州河南解放后，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一鼓作气向苏州河北进攻。可是面对着三十米宽的苏州河，我们却遇到南征北战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难题——眼看着敌人的轻重机枪子弹在我们阵地前扫射，许多英勇的战士和干部一个一个倒下，我们却不能使用火炮和炸药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为把上海这座城市从敌人手里夺取过来，完整无损地交给人民，我们在进入市区前，早就规定了部队进入市区后，一律禁止使用炮火轰击，只能以轻火力武器作战。但是苏州河一带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敌人凭借北岸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居高临下，交织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和河南一条宽广的马路，在每个桥头还设有固定的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逻。因此，我军在通过马路夺占桥头时，一再受挫。尤其是进攻外白渡桥的部队，遭受对岸二十多层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和附近楼房上敌人机枪的扫射，伤亡很大。在倒下的同志中，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船的战士，有首破济南、荣获“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的班、排、连长，他们为了完整无损地解放上海，在苏州河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很多同志被这种暂时的挫折所激怒，因为急于取胜，急于为牺牲的战友复仇，纷纷要求解除禁令，启用所有的火炮轰击对岸敌人。有个师把榴弹炮营从郊区调来，瞄准百老汇大厦，再三要求开炮，军部未予批准。为了了解前沿情况，我和军部几个同志亲自到西藏路、北京路附近一个团的指挥阵地上，观察了一个多小时。事实证明，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不用炮火摧毁对岸敌人的火力点，

要夺取桥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动用炮火，对岸密集的工厂、仓库和住房都将化为灰烬，无数市民将在炮火中牺牲。……

我们返回军部，各师对禁用炮火的意见书如雪片般送来。有的说，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有的说，部队已经付出了伤亡代价，不能再让同志们作不必要的牺牲。有的说，当前必须牺牲沿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才能消灭整个敌人，保全上海的整体。面对同志们的这些意见，激起我沉重的思想斗争，汗水浸透了衣服也不理会，嘴唇虽然干裂，喝多少水也解不了口渴。作战科长刘岩同志向我汇报情况，说了好久，我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考虑结果，必须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决定行动。于是我们召开了军党委紧急会议。会上多数同志主张解除禁令，但也有同志不同意动用炮火轰击，因此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激动地提出：“我们请军部解释一下，是爱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同志的生命和鲜血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我坚定地表示：“我们爱战士的生命。但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的，现在这些被敌人占据着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再过几小时就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经过反复讨论，愈来愈多的同志从冲动的情感中清醒过来，最后统一了认识，一致表示坚决贯彻党的指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完整地保全城市。同时，具体分析了当时敌我两方的形势。我们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敌人的作战体制已被打乱，外围敌军正被兄弟

部队东西夹攻，大量围歼，吴淞口即日可下。据情报说，汤恩伯已经逃跑，残余敌人由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指挥，军心动摇，内部非常混乱。因此，我们决定军事上改变战术手段，在苏州河正面采取佯攻，牵制敌人兵力，等天黑后将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同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确保城市完整。

三、政策攻心

会议结束不久，师政治委员罗维道同志通过上海地下党员田云樵同志，对敌五十一军进行策反工作。找到刘昌义，他要求与军部联系。我在电话中阐明党的政策，晓以利害，责以大义，刘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商量后，与刘约定晤面地点，要他过河来具体洽谈。随即用电话向陈毅司令员汇报，陈毅同志同意我们的做法，同时指出要提高警惕，不可麻痹大意。接着，他在电话中口述了一道命令，指示谈判中的要求和原则。

晚上七时左右，刘昌义来到约定地点，接受了我们提出的要求。翌晨我军沿永安桥以西，接管了刘昌义所属伪五十一军布防的各道桥梁，部队顺利开进苏州河北市区的西部。刘昌义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但这时他虽然在名义上是上海残敌的最高司令，实际上除他直接掌握的伪五十一军残部外，其余伪青年军、交警总队等并不服从他的指挥，仍在继续顽抗，直到二十七日才全部肃清。

在向苏州河北进军中，我们除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刘昌义率所部残敌放下武器外，另有几起也收到同样效果。如二十六日，有一

营敌军盘踞在北站附近一家商店的楼房内，封锁着铁路线和几条街道，阻碍我军调动和进展。我带警卫班通过这里去某师部时，就有两个战士中弹受伤。到师部后，我们研究，找出这家商店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告诉商店老板，我军即将进攻那营敌军，要他全家在一小时内，收拾可以带出的财物，转移到安全地区。老板十分感动，并要求延长半小时，由他劝服敌军缴械投诚，结果我们顺利解决了这股敌军，才使周围建筑和居民未受损失。事后查出，敌军营长曾向商店老板诈索了十根金条，我们责令其全部退还，老板激动地说：“解放军真了不起，连金条都不要。”

又如，二十七日，苏州河北市区大部解放，但敌青年军二三〇师八千多人窜驻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处，我们部队将其包围，请示如何处理。这时吴淞口已被兄弟部队攻克，外围战已全部结束，用武力消灭这股敌人十分容易，但考虑到水电厂遭受破坏，将严重影响全市生产和市民生活，我和政委研究，决定开展政治攻势，但查遍有关资料，没有找到线索。那时我们大家已三天没有合眼，我在穷思苦索中，不觉蒙眬入睡，不一会儿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又有一只手在触动我。睁眼一看，陈毅同志和华东局其他负责同志正在我的面前，顿时一身轻松，精神振奋。陈毅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问清据守水电厂的敌军番号和指挥人姓名后，考虑了一下，告诉我们，如果是敌人的副师长许照在指挥，可以查一查蒋子英的下落。此人一直住在上海，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历史上有过反人民活动，许照是他的得意门生，此时正是他立功赎罪的机会。

陈毅同志一席话给我们解开难题。我们迅速查到了蒋子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我在电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使他

颇为惊讶，随即阐明了党的政策，动员他说服许照放下武器，不要自绝于人民。他答应立即照办，结果这部分敌人缴械投诚，保全了发电厂和水厂完整无损。

此外，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工人护厂队等，向盘据市区的残敌交代政策，迫使他们归顺人民，停止抵抗，以及阻止他们破坏生产设备，危害市民生命财产的事例还很多。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巨大威力，从而在军事进攻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保证了城市完整无损地被接管过来。

四、胜利会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我国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我军发动这次战役以前，上海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面对反动派残暴的白色恐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带领全市工人、店员、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英勇机智地对反动派进行了卓著成效的斗争，团结了更广泛的群众，动摇了反动统治的基础。

战役发动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配合大军，迎接解放，进一步发动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不仅为部队及时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各种各样标有敌军分布情况的地图，而且动员工人、店员、学生和公教人员，普遍组织了纠察队、消防队、救护队和人民保安队、宣传队等，与垂死挣扎的敌人进行了护厂、护店、护校和保护机关的斗争，同时，对反动军队进行分化瓦解的策反工作。许多同志被反动派逮捕，遭受非刑拷打甚至被杀害、活埋。但忠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斗志昂扬，前仆后继，愈战愈强，终于粉碎了敌人企图将工厂物资拆迁搬走、搬不走就加以破

坏的阴谋，使全市的工厂、仓库、企业、学校、公用事业和其他公共建筑，完整地保全下来，在解放后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我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后，到处都遇到上海的党员同志们，在敌人紧急戒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守候在街头，一见我军到来就迎上前介绍敌情，担任向导为部队带路。随着部队的进展，人民保安队员佩戴臂章，携带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武器，雄赳赳地和我军并肩警卫在街头，守护着即将接管的单位。还协助我军解决零星残敌，收容散兵游勇，搜捕潜伏敌特，打击形形色色冒充革命团体、人民武装，企图混水摸鱼进行“接管”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城市有条不紊地从反动派的魔掌下奇迹般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全市解放前后，大多数工厂一刻未停止生产，水电供应从未中断，电话正常畅通。市区解放之日，公共交通陆续恢复，商店照常营业，街上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宣传队、秧歌队、腰鼓队活跃在街头巷尾，广大市民一夜之间从阴森黑暗的旧世界跨入了光明晴朗的新天地。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欢迎自己的子弟兵，给战士、干部们送水、递烟、献花，亲切交谈。那种热烈的情景和对我们部队亲如家人的爱护与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指战员们深受教育。

早在我军进攻市区以前，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就转来党中央的电报，指示我们进入市区后立即与上海地下党和党所组织的工人武装取得联系。五月二十五日清晨，军部由威海卫路移驻南市新开河，那时浦东一带残敌尚未肃清，苏州河沿岸还在战斗，城市上空不时飞啸着流弹，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同志赶来军部与我联系，同时建立人民保安队总部，配合我军开展各项工作，并选派大批党员与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军事代表胜利会师。在陈毅同志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投入紧张繁忙的接管工作，上海城

市新生的一页展开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新华社发表的《祝上海解放》的社论中指出，“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些亲历其境的同志，深深地体会到，当年若是没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决策的指引，没有上海地下党的紧密配合和上海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我们要在短短三昼夜的战斗中全歼守敌，把上海城市完整无损地解放过来，取得军政全胜的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趁敌不备，攻克杨行

王 立 和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了。我华东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包围了上海。

当时，我在三十三军九十七师二九〇团二营四连一排任排长。我们部队从常熟出发，赶到嘉定地区待命。

五月二十五日，上级命令我们连在主力部队对杨行镇发起攻击之前，从镇西北方向穿插到杨行镇以南，以两面夹攻敌人之势，出其不意地打击该镇守敌。天黑不久，便下着瓢泼般的大雨。这时，大风呼啸声、沉雷声和炮声夹杂在一起，闪电和照明弹、泄光弹拖着长长的亮尾巴，在天空中交织成网。二十三时左右，我们出发了。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偷袭，这是最理想的；二是强攻，一旦偷袭不成，就打开个口子插进去。

我带领一班走在最前面，在泥泞的田野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杨行敌阵摸去。一路上，敌人显然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敌机枪无目标地乱响着，子弹不断地从我们身边擦过。前面就是敌人的外壕，我命令全排就地卧倒。我借着敌人的照明弹光，仔细地观察敌人的动静。在右前方一百米处有一座地堡，不知什么原因，敌人没有打枪。我马上布置了兵力，组织了火力，做好了偷袭和强攻的两手准备。而后，我带领一班边观察边向前摸去，发现在敌人壕沟外面

的一块空地上，布满了许多象两节毛竹筒似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设置的绊雷。我令一班战士迅速将绊雷上的连接线一根根剪断，于是几十颗绊雷成了一堆废铁。排除了绊雷，我们轻轻地吧携带的梯子放到壕沟里。这壕沟有二、三米深，两壁削得陡直，沟内有齐腰深的水。几个战士顺着梯子下到壕沟里，才发现敌人在壕沟水里布设了铁丝网。有的战士衣服被挂破了，有的腿和脚被划开了血口子。但是，为了保证穿插的成功，大家都忍着疼痛，很快拆除了水中的障碍物。通过壕沟，便来到了敌人碉堡跟前。我命令一班班长苏好歧同志带两名战士搜索敌堡。苏好歧和战士摸进地堡，见到两个敌人正在打鼾。他们一边喊着“不准动”，一边把枪指到敌人头皮上。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乖乖地做了俘虏。就这样，顺利地从敌人阵地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主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我带着全排继续向前摸去，来到一个大水塘边，水塘右面是一座大地堡。当时考虑到我们的任务是直插杨行以南，尽可能不在路上暴露自己，便从水塘左边绕了过去。这时我们已经看到杨行镇上微微的灯光，来来往往的敌人也可以看清楚了，还可以听到敌人的叫喊声和吵骂声。原来我们已经到了离镇南不到一华里的地方。这里有敌人的地堡群，但并没有动静。我便命令三个班用突袭方法去夺取敌人的碉堡。结果，碉堡里面没有敌人，只留着一部分弹药、毛毯、大洋、饼干和老酒。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敌人被调去加强杨行前沿战斗了。我们占领了这些碉堡，立即架好机枪，准备配合主力打击敌人。这时已经是二十六日凌晨四点钟左右了。

天刚蒙蒙亮，我军主力部队总攻杨行镇守敌的战斗开始。镇上乱哄哄的敌人，只是稍作抵抗，大部则由西向东逃窜。我一声令下，

“打！”三挺机枪和所有的步枪一齐向敌人扫去，给逃窜之敌以迎头痛击。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更加乱了阵脚，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主力部队很快攻进了杨行镇。

（章正元、阎志平整理）